

高 峡 风 云

短篇小说集

《高峡风云》编辑组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.25 插页2 字数127千

1976年2月第一版 1976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55 定价：0.46元

插图：霍少轩、刘长玲

刘凤翔、李万春

千斤顶

朱全生

千斤顶，头顶千吨铁架，膀抬万吨钢梁，身不斜，腿不歪，宛若咱水电工人的形象！说巧也巧，咱们工地有一位老师傅，因为在三〇三电站工地顶过心怀鬼胎的苏修专家，在文化大革命中顶过梦想复辟的走资派，人们便象忘记了他的真名实姓似的，直接称他“老顶”、“顶师傅”。

这儿，就说一段他的故事。

不 能 等

初冬的一个早晨，工地副指挥长潘洋，乘车来到工地现场办公室门前。一根精致的计算尺，半截露在左胸前的口袋外边，暗示着人们：他这位五十开外的领导干部，可是一名颇通生产业务的内行。

潘洋钻出吉普车，刚欲举步，陡然一下愣住了：一张大字报象门帘似地把他办公室的门封住啦——

潘洋同志听咱言，
莫把路子又走偏，
群众创新要支持，
大千快上抢发电！

潘洋一看，是千斤顶写的，耸耸鼻子，手肘一挑，急忙从飞起的大字报下边钻进了办公室。他在屋里焦躁地踱了两步，顺势往藤椅上一靠，又想起了昨天上午不愉快的事来……那时他也是靠在这把藤椅上，只不过手里多拿着一本陈旧了的外文版《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》。正当看到“定子，又叫静子，是发电机的心脏，由若干瓣组成，应谨慎地在机坑内进行组装”时，门“哐当”一声打开了。

“老潘，抢发电要象老虎抢食一样抢呀！咱们组装定子，可不能走老路，搞爬行主义。”

潘洋抬头一看，眼前立着一个身躯魁伟、皮肤黝黑、五十岁上下的老工人，正是发电机队队长、工地鼎鼎有名的“千斤顶”。

“喂！老潘，你可说话呀！”老顶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两眼直盯着潘洋。

老顶口口声声直喊“老潘”，潘洋心头隐隐约约有点不舒服。他沉着脸说：“嗯，顶队长，定子组装嘛，是个关键项目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要稳扎稳打。我已经作了决定，你们队就等着干吧。”

老顶浓眉一扬，说道：“老潘，三百六十行都伸出手向咱

人要电呐！咱们要豁出命抢呀，等能等出电来？叫咱说呀，你那个决定是从老皇历上抄下来的，跟不上形势呐。”

原来，在批林整风当中，工地党委根据上级指示，为了加快电站建设的步伐，决定打一场边建厂房边安装机组的“创新”仗，提出“抓革命，促生产，誓保年底一台机组发电”的响亮口号，潘洋求稳怕乱，对“边修建厂房边安装机组”持保留意见。目前，根据机组安装的进度，正该组装发电机定子了，可机坑定子基础还未浇筑好。工地党委书记兼指挥长刘之新外出开会刚走，潘洋就擅自决定：机坑定子基础浇筑抓紧，发电机队组装定子时间推迟。没想到决定才下达，“千斤顶”就顶开了。

潘洋觉得老顶这回顶得不在理上，冷冷地说：“叫你等就等嘛。”

“不能等，老潘！”老顶霍地站起来，“共产主义不是等来的，咱得革命加拚命！”接着，他从贴胸口袋里摸出几封信，摊在潘洋面前，激动地指着说：“这封信，是咱们队小李的大哥寄给他的。他大哥在新建的国防工厂工作，说他们厂大干快上，提前把厂房建成了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——电！这封信是咱那个在凉山落户的儿子写来的，说成昆铁路一通车，脱粒机就坐火车到他们队了，可直到现在还没派用场，为什么？缺少动力——电呀！”老顶用蒲扇似的手掌按住心口，无限感叹地说：“经过文化大革命，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。电是‘先行官’，倒拖住社会主义建设的后腿了。一想到

这些，咱吃不下，睡不着，心里象有把三角刮刀在搅呀！老潘，看看这些信，能让‘等’字从咱们口里吐出来吗？”

潘洋把信推到一边，沉默片刻，慢吞吞地说：“搞建设不能凭感情用事，得讲究实际情况。机坑基础没浇好，定子组装就不具备条件嘛！”他把那本外文书朝老顶跟前递送，好象是说：“这里面写得十分清楚，可惜你看不懂哩。”

老顶瞪了那本外文书一眼：“没有拐棍就不能走路呀？咱工业学大庆，有条件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！”

潘洋眉头一皱，心头想：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机坑基础没浇好，看你怎么上！于是将上一军说：“我这个副指挥长无能为力，你有什么高招？”

老顶容光焕发，爽朗地答道：“咱们没有‘高招’，倒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”

“什么想法？”潘洋用惊疑的眼光望着他。

老顶捋捋衣袖说：“咱们队合计了几天，准备来一个大破常规——把定子移到安装间，在水泥支墩上进行组装，等待机坑定子基础浇筑一完，马上吊入就位。”

潘洋猛然一怔：这真叫做标新立异呵！地下面的活搬到地面上，那么大的家伙，就是安装好了，怎么吊下去，唉，简直是胡思乱想！他连忙说道：“我不同意。”

老顶盯着潘洋，半晌才说：“老刘和党委其他几个常委都同意了。”

“什么？他们都同意了？”

“对！”老顶掏心似地从怀里掏出一卷纸来，递给潘洋，郑重地说道，“咱们的意见都写在这个《施工请示报告》上头了。老刘临走前，没找到你，在厂房和党委其他几个常委都看了这个报告，对咱们大力支持。你是抓机组安装的，老刘让咱交给你，不妥当的地方请你指点指点。”

“我看看，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灵丹妙药！”潘洋克制住自己的不满，慢吞吞地翻开了《施工请示报告》。

老顶走了，办公室里悄然无声，潘洋心焦意烦地望着《施工请示报告》。这虽说是一份多快好省的方案，可在潘洋眼里看来，冒进呀，片面呀，不切合实际呀，几乎是一无是处。想了一想，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想得倒妙！‘上下一齐动，提前二十天’，谈何容易！”看到末尾，几行道劲有力的钢笔字闯入眼帘：“此报告设想大胆，切实可行，贯彻了独立自主，自力更生的方针，符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，同意按此施工。”潘洋很熟悉，这是老刘的笔迹。老刘呵老刘，你处理事情未免太轻率了，脑子一热，就不斟酌前酌后。唉！他感到左右为难：不“按此施工”？不行，党委形成了决议的；“按此施工”？前无先例，出了事故谁兜着走，影响年底发电谁负责？潘洋心事重重，“啪”地一下把《施工请示报告》摔进了抽屉里。

就在这时，安装间一个工人跑来了。

“潘副指挥，潘副指挥……”一阵急促的呼喊声由远而近，把潘洋从沉思中唤醒了。

“潘副指挥，俺安装间定子组装出事了！”来人操着河南腔，气急败坏地说。他叫乔贵，四十来岁，中等个儿；因为过去在生产上出过事故，而今走半步都带着三分小心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潘洋的心猛地一下提到喉咙管。

“唉呀，可危险，定子线圈差点砸坏了。这样干行吗？俺可害怕哩，你给俺调换一个工作吧！”

线圈是定子的脉络、血管，砸坏了咋办？潘洋没好气地瞪着发愣的乔贵道：“见了猫猫就喊老虎，你怕什么？‘千斤顶’瞎胡乱干，你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，针锋相对顶住他嘛！”说罢，脚一顿，撑起身来怒气冲冲地径向厂房奔去。

咱 们 干

旭日跃上峻峭的摸云崖顶。

刚竣工的电站厂房，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，显得格外宏伟、壮观。厂房侧边，大渡河水奔腾咆哮，喷珠吐玉；厂房里，哨声嘟嘟，天车隆隆，锤声叮噠，风枪哒哒……所有的音响汇聚在一起，谱成了雄浑激昂的“大会战进行曲”，在大渡河畔回荡，激励着人们投入火热的战斗。

一大早，老顶贴了潘洋的大字报，就带领一个班的职工在安装间紧张而又有秩序地干起来了。

安装间，横空新挂了一幅耀眼的大标语：“攻克定子组装关，赢得时间狠狠打击帝修反！”标语底下，十八个一米来高的水泥支墩，依次写着红色的编号，象十八个敦敦笃笃的举

重运动员围成一个圆圈。发电机定子的六个定子瓣将按人们的意志，在支墩上面组装成一个直径十五米的庞然整体。

一号定子瓣和二号定子瓣已经座落在一至六号支墩上了。老远望去，象一只庞大的侧立着的铁船。

老顶在车间转了一圈，忙着走回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小李，你歇一会儿，让咱先来打几下！”他夺过十八磅大锤，摆开架势，向前挥了一下，紧接着左右开弓，对着一、二号定子瓣的连接螺丝打得乒乒乓乓一阵响。

“打得好！十五，十六，……二十……”小李笑嘻嘻地在旁边数着。

老顶越打越来劲。透亮的汗珠，从他宽阔的额角上沁了出来，顺着脸颊直滚。

“打得好呵！一百零一，一百零二，一百零三……”小李忍不住了，夺过另一把大锤，跟老顶凑了一副对子，激情飞扬地打了起来。

就在这时候，潘洋一口气赶到厂房安装间。他象戴了一副奇怪的眼镜，一切都看不顺眼。飞舞的大锤，一斩平的水泥支墩，巍然屹立的两个定子瓣，忽地变成了一丛刺莽，他浑身都觉得不舒服起来：这哪是组装定子，简直是盲目乱干呵！他直声吼道：“顶队长，给我停下来，不准干！”

文化大革命过后，人们第一次看见潘洋大动肝火，不免停住手，惊疑地瞪着他。只有小李还在跟着老顶挥锤猛打，“乒乒乓乓”的金属碰击声显得更响了。

潘洋气极了，大步走过来。

小李悄悄地喊道：“顶师傅，潘副指挥来了。”

老顶这才“哦”了一声，把大锤往在地上，挺直腰杆，面对着来到眼前的潘洋，坦然地说道：“老潘，是咱的大字报把你请来的吧？”

潘洋一张脸绷得象块长方形的铁块，喝着嘴吸了一口气，气恼地说道：“哼，是事故把我‘请’来的！线圈把我‘请’来的！”

老顶先是一付，接着会心地笑了。什么事故？他第一趟和小李配对抡锤时，小李失手飞锤，擦坏了他的肩头，其实隔定子线圈还有老远哩。他沉吟片刻，说道：“老潘，安全生产，人人有责，咱们一定提高警惕。至于事故，那是可以避免的。要是害怕噎住了，就不敢吃饭，能行吗？”

“说得太轻松了。等到线圈砸坏，定子报销，那就晚了。总之，这样干太冒险了。”

“潘副指挥，怎么能说‘这样干太冒险’呢？就是在机坑内组装定子，不小心也会把大锤摔出去的。”小李很不服气。

潘洋拉长脸，自信地说：“不要强词夺理了。‘础润而雨’嘛，刚才的事故就是不好的迹象。在安装间组装定子这台‘新戏’，不会唱得好的，大问题还在后头哩。”

这是什么话？

“老潘，在地上爬不会摔跤，可永远学不会走路的。请你放心，锣鼓才敲响，咱们保证唱好这台工人阶级的‘争

气戏’！前进的路上有困难，但咱们不怕，决不半途退场，决不走回头路！你是副指挥长，应该积极为咱们补台呵！”

老顶的话火气逼人。过了好一会，潘洋才长出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老顶，不是我不支持，党委决定以后我没摆头吧？不过，话说转来，在水泥支墩上组装定子，这种干法实在行不通。”

“哪点行不通？”旁边插来小李的质问声。

“对，哪点行不通？潘副指挥给指一指。”有几个青年工人一个声问道。

潘洋见大家发问，一时不知怎样回答。他吞下一口唾沫，尽量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大家的热情是好的，精神是可嘉的，都是为了早日发电嘛。至于定子，大家想一想，一个定子瓣三十吨，六个就该一百八十吨，组装好后直径十五米，身高两米，比我们工地的小会议室还大。那么大的家伙，凭这几个水泥支墩就能组装好？”仿佛为了吓唬人似的，他退了半步说：“这样干，水电安装史上没有过先例，书本上没有过记载，世界上谁都没有这样摆弄过呀！”

“看来，我们的《施工请示报告》，潘副指挥还没有认真看过呢！”

“噢，他又在鼓吹洋奴哲学了。”

“工人阶级两只手，团结战斗样样有。他怎么就睁着眼，看不见？”

.....

人们满怀义愤，纷纷议论。

老顶等着大家静下来后，严正地说道：“老潘，这没有，那没有，可咱有党的领导，有广大群众的支持，这就是改天换地的力量。不敢破旧立新，老是跟在别人后头爬行，其实就是不想革命，就是倒退。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’！”

潘洋肩头一缩，仿佛触到了什么痛处。唉，“线”上加“纲”，顶倒我鼻子底下来了。他猛一摆头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我是要为定子组装的安全负责的。眼下，工地党委常委同志都到各个工区去了，一时回不来，不可能对你们的那个报告做出新的决定。但是，作为副指挥长，既然分工我亲自把这一关，在这抢发电的关键时刻，我有权决定，责成你们马上停工，把这两个定子瓣拆掉。”

话一完，他扭过头出着大气走了。

安装间锤停撬住，静得叫人心里发冷。大伙望望老顶，老顶望望大伙，忽见他大手一劈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为了打击帝修反，把丧失的时间抢回来，咱们干！”

犹如听到了冲锋的号角声，安装间顿时振奋得象一个沸腾的战场。“攻克定子组装关，赢得时间狠狠打击帝修反”的横标，恰似一面鲜红的战旗，在人们头上迎风飞扬。

顶 住 它

“老顶，顶队长！”这几天活一紧，乔贵身上又出了“毛病”。他刚从紧靠指挥部的工地医院返回，喜形于色地说道：

“潘副指挥让俺捎个口信，要你十一点钟到指挥部开队长会。还让俺带回一本技术资料，叫你马上停工，组织大伙学习。”

老顶接过资料一看，是一本关于水轮发电机定子组装规程的手抄本，封面上写有一行被一个又粗又黑的长方形框框住的小字：“潘洋节译自外文版《水轮发电机组的安装》”。老顶冷笑一声，一语双关地对乔贵说：“咱们老潘被黑框框框住了！”

乔贵不解其意，问：“框住了有啥不好？那就坐下来好生学嘛。”

“学是要学的，不过眼下活儿太忙，暂时让这个反面教员靠边站。”说罢，老顶检查水泥支墩去了。

过一会就要顶托三号定子瓣，第九号水泥支墩的顶面却有两道不明显的裂纹。老顶检查到这里，立刻决定把它换下来。但人们都忙着清扫三号定子瓣去了。老顶扭过头，瞥见乔贵蹲在旁边休息，便喊道：“老乔，你和小李把九号支墩重换一个。咱去联系天车去了。”

乔贵很勉强地说了一声“中”，但等老顶一走，他眨巴着眼，心里嘀咕道：副指挥叫咋干就咋干嘛，何必另翻花样，多费力气！你大还是副指挥大？副指挥都说你是瞎胡乱干，叫俺“针锋相对”，俺依了你，就得罪了副指挥，一旦怪罪下来，俺这刚过肉的肩膀，可再也乘不起啦。他这么一想，依然蹲在旁边，一动也不动。

小李走过来催他：“乔师傅，我们搞快点，三号定子瓣

马上吊来了!”

“你要去你去，俺不去!”乔贵头也不抬地嘟囔着，“这么结实的水泥支墩还压得垮?”

小李横了乔贵一眼，气呼呼地冲着他说道：“离了你，地球照样转！你不去，我找别人去。”

小李一扭头走了。“不怕官就怕管”嘛，乔贵又后怕起来。

“老乔，支墩换了没有？”老顶老远地问。

“换，换了！”乔贵心慌，怀着侥幸的心情撒了个谎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过，天车吊起三十吨重的三号定子瓣，轰隆隆地奔驰过来了。随着老顶的手势，定子瓣徐徐下降，渐渐地稳落在七、八、九号水泥支墩上。人们都拿着工具蜂涌上来了。

钢丝绳摘掉后，天车呼啸着开过去了。老顶蹲在地上，察看支墩的顶托情况。

突然，“轰”地闷响一声，九号支墩压垮了。旁边的乔贵“呵”地惊叫一声，脸色惨白。刹那间，一头失去顶托的三号定子瓣倾斜过来。四周都是正在紧张工作的人们，一场重大的事故瞬间就要发生！不容思考，不容犹豫，老顶大喝一声：

“顶住它！”

他奋不顾身，抱起一根两尺多长的方木，猛然一下钻到坍塌的支墩旁一撑。人们呼喊他：“闪开！危险！”自己闪得开，大家闪不开；自己犯危险，大家没危险！这时候只有顶

住不放，豁上去了。老顶听见方木压得“吱吱”呻吟，快承受不住了，于是他又用整个身子死死地顶住继续下压的定子瓣。他蹲在地上，撑在两个膝盖上的一双大手条条青筋暴起。脸上的汗珠子象泉水一样直冒。他拚出全身力气，仿佛顶住的是——座大山。定子瓣依然缓速倾斜，人们都呼喊着重了过来。在这万分危险的时刻，老顶什么也没看，什么也没听，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：顶住！顶住！压成肉饼也要顶住！一秒钟、两秒钟……人们都上来了！老顶身边出现了一群顶天立地的战友！小李放着小跑赶回来了，他扛来一个千斤顶……

经过一番生死抢救，三号定子瓣恢复了平衡，岿然不动地重新立了起来。代替九号支墩的，是一个铮铮发亮的千斤顶。在人们眼目中，仿佛身躯魁伟、钢浇铁铸般的老顶，依然用整个身子顶在那里，顶在党和群众最需要的地方。

人们激动地涌向老顶。小李含着泪花说：“顶师傅，多亏了你……”

老顶被几双大手搀扶着，他感到浑身象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，肩背火烧火燎地痛。他极力忍耐着，推开搀扶他的手，激情地对大家说：“同志们，经过大家的英勇抢救，一场严重事故免除了。咱们刚才顶住的不光是定子瓣呐，还是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的干扰；咱们保住的也不光是定子瓣呵，还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！”

“说得对！说得好！”人们思忖着老顶的话，联想起在定子组装问题上展开的斗争，心头更加豁亮起来。

老顶黑亮的脸膛闪着刚毅的光彩。他知道，定子瓣的压力虽然顶住了，但更大的压力还在后头。他一定要依靠毛主席的路线，依靠群众的力量顶住它。于是他大手一挥，语气坚决地说道：“咱们在安装间组装定子，就是同帝修反争时间，就是同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打肉搏战，同志们，咱们一定要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！”

“哗——”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人们从老顶铿锵有力的话语中汲取了力量，立即斗志昂扬地投入了战斗。安装间重新掀起了冲天热浪。

看到眼前鏖战的动人情景，老顶身上的酸软、疲累、疼痛仿佛一下子全跑了似的。不过，九号支墩的坍塌，却使他的心象铅块一样沉重起来。他沉思了片刻，问小李：“小李，那个有裂纹的九号支墩，你和乔师傅换过了吗？”

小李气愤地答道：“我正想跟你谈这件事呢。我喊他去抬支墩，他不去，我一个人又搬不动，就照《施工请示报告》上说的应急办法，扛一个千斤顶来，谁知已经出了事。”

老顶“哦”了一声，不觉双眉紧聚，他寻思：乔贵是在另一个工区出了技术事故调到这儿来的，平时胆小怕苦，可人还本分，怎么一下发展到弄虚作假，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？现在，人又上哪去了？……他急忙吩咐小李说：“咱们一定要找到他，查清事故原因，搞个水落石出。”

突然，潘洋又从指挥部来了通知：命令定子组装马上停工，老顶停职检查，另派一名班长参加队长会议。

人们都被这消息震住了。小李忿忿不平地说：“走！找他评理！”

老顶扳住小李的肩膀，笑着对围拢过来的人们说：“工作，咱们不能停；检查，咱暂时也不写。现在有两个战场：你们在这里坚持战斗，咱还是要去开会，该怎么顶还是要怎么顶！”

在人们关切的目送下，他顶着迎面刮来的寒风，斗志昂扬地迈开大步，冲向另一个“短兵相接”的战场。

一 起 干

潘洋的办公室里，烟雾弥漫。

陆续到来的人们正在转告着安装间刚才发生的事故，那是乔贵特地赶来报告的。

潘洋坐在藤椅上，怒形于色。乍听到乔贵报告的情况，他的心一下子缩紧了。他害怕摔坏了定子，耽心砸坏了人。他恨老顶自以为是，不听劝阻。他怨老刘他们办事欠慎重，偏听偏信。他心里翻腾着：什么“爬行”不“爬行”，要想搞好电站建设，不伤人，不出事，离得开一个稳吗？

本来，他打电话给那三个常委，建议收回党委关于在安装间组装定子的决定。常委们不同意，反面建议他广泛征求意见，积极支持老顶。于是，他灵机一动，打算借广泛征求意见的名义，开个队长会，摆出利害关系，修正党委决定，也刹一刹在老顶的影响下，工地兴起的这一阵“创新”风。